



百家笔会

一树籽花

王天生

仰面看籽花,就像我没有去草原,却在一片草地坐着,假装到过草原深处;亦如我没有抵达大海,却在湖畔凝神望远,假装来过海边。我对着一树籽“花”出神,其实是假装来到春天。

一棵树上应该只有繁花,怎会有籽花?但眼前的情景让我远远地看上去,这棵树上确实开满了籽“花”。

它是一棵乌桕树,上面结满了白色的籽,斑斓的树叶落尽,就像开满细细密密的一树籽“花”。

当是繁华散去,返璞归真。此时籽“花”出现了:它“盛开”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寂静。似乎在坚守着什么,给这个冬日带来些许生机。所以,鸟来了,绕着这些籽“花”穿梭。

乌桕,籽的写法,是“子”,还是“籽”?我宁愿选择后者,一粒“米”旁边,依偎着“子”,看上去也美。

一簇簇珠圆玉润的乌桕籽,在树上密密点缀,远看像春天里的一树繁花,映着冬天明净高远的天空。

籽不会轻易掉落,是一树不肯轻易落下的“花”,除非鸟吃了。鸟喜欢吃乌桕籽,是过冬的食物。吃这种小圆籽的鸟,有灰喜鹊、白头翁、野八哥等,它们在树上一蹦一跳,拣喜欢的吃。

用手指拿捏,质地坚硬,不知道鸟吃下怎么消化。鸟肯定会消化掉乌桕籽,不然它也不会去吃。

一树乌桕籽,非花似花,古人也有过惶惑。清代袁枚《随园诗话》中说,“余冬月山行,见柞子离离,误认梅蕊,将欲赋诗,偶读江岷山太守诗云:‘偶看柞子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杭董浦诗云:‘干林乌桕都离离,便作梅花一路看。’是此景被人说矣。”他想作诗,才发现早有人抢先一步。

山中古寺旁,站着一棵高挺乌桕树,极具禅意。晨钟暮鼓,晚风掀衣,群鸟翻飞,枝上的叶子早落光了,只剩下一树平静、淡泊的乌桕籽,更衬出鸟鸣的清幽,古寺的安静。

花径廊亭边,最好也有一棵乌桕树。树与亭保持着最恰当的距离,亭子里有几个说话聊天的闲人,树的影子,经过阳光的筛滤,投在亭上,一半阴一半明,关键是那一棵乌桕,满树白籽,让人想到躲在不远处的春天。

在古人眼里,雪白的籽可乱梅花之真。一树虬枝,满眼珠玉,莹白圆润,星点般挂满枝头。

我所向往的冬日生活,是去乡下寻一旧院,里面有老屋一间,旁植一棵线条乱舞的乌桕。清寒夜晚,孤雁声远,寒霜印花,几个布衣好友围炉而坐,粗纹方桌上,花生米、猪肉、葱炒大蒜……清雅小酌,灯光映红了脸。欧哑哼唱,余音悠扬。这时候,有人探头窗外,发现天空飘起了雪花。透过灯光,薄薄飞絮中,见一树白籽风中摇曳,如盛开的早梅。

满树籽花,就像一个人走过的岁月。当回首仰望,明明灭灭,若满天星辰。

遥看籽花像盛开的“花”,在冬日里温情盛放。当姹紫嫣红全落尽,多若繁星的乌桕籽在细瘦的树枝上,一团团,一簇簇,宛若娟秀的素色小花。

我曾摘下低处的一朵籽“花”细细观赏,三个小圆珠抱团而聚,组成一个小花蕊。七个小花蕊构成一朵“花”。这样的花,是籽花,没有花瓣、花叶,却有花的形状,远观像一簇簇莹白的花。

如此花树虬枝,构成冬日天幕温和宁静的背景。树的线条,一览无余,展现出生命个体的生长状态,如一个人。



一树籽“花”,还有聚八仙。聚八仙,琼花的变种,夏天花谢之后,秋天结出一树的籽。籽有红、黑两色,可以想象一朵花,在春天时的模样。

聚八仙的籽“花”没有乌桕那么密,倒是确实确实组合成一朵花。

聚八仙的籽,为何是红、黑两色?不得而知。正是这两种颜色,才可以把它当作冬天里的一簇籽花。

树籽组成的“花”,有花的颜色、形状,没有花的香味。有时候,无味也是一种格调。

冬日籽花,在万木凋零,旷野上看不到花时,权且把它们当作一种“花”。

仰面看籽花,就像我没有去草原,却在一片草地坐着,假装到过草原深处;亦如我没有抵达大海,却在湖畔凝神望远,假装来过海边。我对着一树籽“花”出神,其实是假装来到春天。

籽花有它独特的美,凝霜经雪,灼灼其华,宛若绽放。点缀树枝,也启发着人们的想象,想春天到来时的花。

一簇簇,相向而聚,又相拥而生;一树籽花,籽如花。

天涯诗海

下雪日

(外一首)

王佳莹

雪在外面轻轻下着,仿佛是无数支白色画笔正在一层层,涂抹着山村

羊肉汤在屋里咕嘟着,不断地制造香气就想把整个屋子,都装得满满的

只有炉膛的火借着柴禾的支持,默默地过日子反复点亮在母亲的脸上

母亲的冬藏

在一场大雪把山村封闭之前,我的母亲会精选一些萝卜白菜、土豆红薯

一年又一年家里的后院,靠墙的地方一个深坑挖了又填,填了又挖

磨磨蹭蹭的土会当成被子,把日子的口粮连同寒冷一层层铺好、盖严

听雨

(外一首)

白恩杰

雨最懂得黑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的农民

说雨是北方的鼓手灰墙蓝顶的屋檐下二人转是下饭的作料谁的大手在轻轻敲打低音鼓在辽阔的平原隐隐播响

窗外美丽的乡村画卷展开又展开

听听这雨声在偶然的一瞬间你听见他乡的乳名被远远地呼唤

秸秆

你瘦削的双肩沉入水中屋外充满凉意恋歌黄熟芭米在往后的日子被反复暴晒

这时候的我从东到西走得多么小心跟诗友回家看他的母亲父亲见面后的热情就像冬日里的火炉

大家小声地说着闲话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我们谈冷风中的房子谈猫冬时的感受

不会母亲开始忙活门前一片经冬的秸秆让冬天走远

时光荏苒

在故乡的岁月长河里徜徉

朱建焕

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们芸芸众生,其量都只是泛舟其一叶即过的过客。滚滚而去时光波涛总会毫无怜悯永不回头呼啸而去,任由你站在船头慨叹韶华易逝、盛况难在。对我而言,唯一庆幸的是我对岁月长河的起始认知,发端于故乡小越这一块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神奇土地。

小时候,每年的夏收夏种总是一件非常累人的差事,对于我家尤其如此。一是我家责任田多,二是热心肠

的爸妈喜欢助人为乐,稍有空闲就去帮邻家割稻插秧,留下小小的我独自劳动。劳动的艰辛如今还尚存记忆中,记得那时,最能让在劳动中解乏的就是憧憬去小越街上卖糖,路上可以享受乘船过桥的惬意和吃白糖棒冰的清凉。

从我们家所在的倪梁村坐船到小越街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很长的石桥。那时,我们三兄弟坐在船里,吃着白糖棒冰,父亲摇着船向着小越街的方向驶去。在即将看到那座石桥时,船即将驶进桥身的期待,船进入桥身的清凉舒适和船驶出桥身的些许遗憾,这些深刻记忆,如今还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知子莫若父,平时一向心急的父亲偏偏在此时,刻意放慢摇船的节奏,让船在石桥下面缓慢行驶。

我的家乡小越自古就很繁华,早在明洪武年间(1368-1398),时任礼部郎中的广东增城人陈敬,特意来小越拜访好友伏龙山下“福缘精舍”主人魏仲远时,曾诗兴大发,写下《次竹深隐君入邑感怀》:“城市今添沾竹肆,人家况有读书声。”从他的描述看,当时小越已具有一定规模,有集市、店铺,还有读书声。

及至晚清时期,聪明勤劳的小越前贤立足上海、武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金融奇迹,涌现出了陈春澜、田时霖、田祈原等一批精英人才。他们衣锦还乡,造桥修路,开办实业,使小越街上的商业氛围更加浓烈,家乡在鼎盛时期被人形容为“上

光阴故事

年货清单

董红

小时候只要一进腊月,过年的喜庆与快乐便像一团香气,在家里每个人的心中氤氲开了。

总是在腊八节那天,喝完一碗黏稠甜糯的腊八粥后,父亲便豪气地喊一嗓子:“去拿纸笔来写年货啦!”我们姐弟三个便比赛似的翻开各自的书包,麻利地撕下两张纸,箭一样冲到父亲的面前。

“今年让你小弟来写吧。”父亲指着我对两个姐姐说。

“他会的字少,又写得潦草……”二姐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强烈反驳:“我又学了一年了,会写的字比以前多很多了!”好在反驳有效,父亲同意由我来执笔了。我一边郑重其事地做好准备,一边还不忘冲二姐做一个获胜者的鬼脸。

火炕上放着小饭桌,父亲和我们三个将桌子团团围住。在地上忙碌的母亲抬头看一眼,“噗嗤”笑出了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村干部凑在一起开大会呢。”

新年家里需要购买的年货大致分为四种:鱼肉类、蔬菜类、水果类、零食类。我摩拳擦掌正襟危坐,执笔坐在最中间的位置,只等着走马上任大干一场。

随后,父母说一样,我便写下一样。偶尔有不会写的字,姐姐会在旁边指导,所以年货清单写起来倒也顺畅。

终于盼到写零食类的了,我们姐弟三个都瞪圆了眼睛。“鱼皮豆两袋!”“干脆面三包!”“辣条十袋!”我

狮子大开口,却立刻被母亲制止了。“辣条对嗓子不好,不能吃太多。”“过年还不让吃啊?”“可以吃,但不能吃那么多。”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审批通过的只有三袋。

“不对呀,刚才不是说辣条只能买三袋吗?你怎么记成五袋了?”二姐眼睛总是最尖。

“要是再利用职务之便徇私舞弊,就取消记录资格喽。”父亲的一句警告,吓得我立马把五改成三了。

就这样年货清单终于写完了,小拼音田字本整整写满了两页。虽然大家都很高兴,自己想吃的都上了榜,可是还要经过最后的一次筛选。

每年置办年货一共准备支出多少钱,父母都是有计划的。比如今年如果只能花800元钱办年货的话,那么父亲总会根据写好的年货清单把需用的钱数大概拢一下,看看相差多少钱。要是超出太多了,就会将年货清单再筛选一遍。不过,父母总会留下我们馋了好久的零食,只从菜或肉上删减一些。

年货清单出来后,父母便会分工,谁负责买肉,谁负责买菜,哪天买什么都安排得细致妥帖。买完一样便在年货清单上划掉一样,等所有的食物都被划掉了,年也就真的来了。

记忆中,年货清单带来的新年仪式感,始终是最浓厚、最欢欣的。今年,我也学着父母的样子,在腊八节当天,喊出老婆和孩子一起写下我家的年货清单。在我看来,年货清单是心底里快乐时光的暖心记录。

四季回音

寒冬趣忆

郑玉超

闻啼鸟”。春寒料峭的日子里,热切期待着又一年的春暖花开。

年轻的老师手握藤条做的教杆,不失威严,缓步穿行在泥桌间,像个音乐指挥家,露出暖暖的微笑,用教杆引领着我们大声吟哦。我们清脆响亮的声音唤醒了窗外沉睡一冬的柳枝,它们渐渐舒展,鹅黄色的柳芽像刚出壳鸡仔的眼睫毛,绒绒的,让人心底萌生暖意。

我们年幼的心被一股若有若无无的激情鼓舞着,激荡着,渲染着,从不觉得苦,每天都活在无边无际的快乐中。不像多年以后的我们,遇到点困难便会叫苦连天,受不得一点艰难和挫折。我们似乎再也活不出当年的自我了,不想进取,不想奋斗,甚至天真地认为,世间潜藏着游戏规则,奋斗的意义有时根本敌不过一句话、一场酒、一次回眸。仿佛快乐也与我们挥手作别了,隐忍、蛰伏,受尽委屈也得脸上挂满笑容。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成了戴着面具的假面人,病态地活着,仿佛再没了孩童年代的纯真与美好。

窗外,大雪纷飞。我手里捧着雪莱的诗集,陷入沉思,我暗暗发誓,不能让自己久违的理想沉入寒冬,不能再让自己的心情落在寒风里。这一刻,我默念着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的心复活了——我期盼着下一个春和景明,百花盛开。

我们玩得也不亦乐乎,丝毫感觉不到寒冷,浑身上下洋溢着燃烧的激情。风雪交加,似乎从来都吓不倒、冻不垮我们。很快,我们就热乎乎汗流浹浹了,甩掉厚重的棉衣,任身上雾气腾腾。那时,我们不懂玄妙高深的玩意儿,比如事业、理想和追求,与几年后中学老师耳提面命的那些热血沸腾的话题,还相去甚远。

倘说那时心中真有追求,或许就是乐趣吧。天地之间哪怕再冰冷彻骨,我们的心依然装满快乐,装满激情,装满不服输的劲头,装满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豪放。

六岁那年,我搬着小板凳,喜滋滋跟在一个姓胡的老师身后,去大里队的小学读书。冬里,我们坐在泥砌的教室里,瞅着从棉鞋里露出来的脚趾,一个个乐不可支。手冻得像个馒头,红肿着,受了点暖,痒痒得很。我们在泥垒的课桌下,边用力揉搓红肿的小手,享受着解痒的快意,边晃动着小脑袋,跟着老师朗诵,“春眠不觉晓,处处

茶说

(外一章)

杨运菊

世有好茶,且沧浪之清水,更无盛茶之良杯。然茶不茶也!

水尤清冽,茶具尚好,而无煮茶之陆羽。然茶不茶也!

茶,或沉或浮。一则水温,二则冲泡之技法。

而茶之品质是关键。内敛、含蓄、沉稳,内涵丰富(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茶多酚、生物碱)自然沉入杯底。低调而不失优雅,质朴而不失芳香。

然世态之凉凉,一叶蔽之。采摘、杀青、揉捻、干燥、提亮,高温里打转,沸水里涅槃。

解神农之毒,止乾隆之渴。消山川之臃肿,防流水之腐蛙。

或黑或白,或红或绿,或青或黄。

推杯换盏,换了人间。王褒、杨雄、司马相如茶饮始于西汉。

换盏推杯,淡雅之风渐行。凤尾竹、飞燕草、迷迭香好似在人间。

酒说

酒,粮食之精华,果实之深邃。

吮之,或苦或甜,或酸或涩。故饮之而有度。增一杯则醉,减一杯则空。多一滴则盈,少一滴则亏。拿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

盈亏与轻重之间没有借方和贷方登记管理,全凭掌杯者拿捏。

一杯酒翻江倒海出五味杂陈,一杯酒斑斓出命运的色彩。

贵妃,一醉花想容。虞姬,一杯别霸王。

酒本无罪,酒亦无毒。种毒者属本心或无心,谁能道明白子丑寅卯?苏格拉底左手持杯,右手解释了这个哲学命题。

倘若真能一醉解千愁,世间便无“愁”字可言。入醉,不醒,甚是美梦一场。

糊涂者说酒糊涂,明白者言酒明智。成事,把酒言欢。衰事,拿酒说悲。

细思量,空悲切。酒如水,水如刀。一面含着泪,一面含着光。有人一生饮着泪,有人一生寻着光。